

元史新編

元史卷三十七

列傳二十一

平南夷東夷諸臣

元代戎事雄於西北而絀於東南長於野戰馳驅而短於舟楫炎瘴天時地利人力自古難兼然爲民捍患者功多立生毀開邊者役必衄斯若有天意焉若陳天祥諫征八百媳婦之疏劉宣諫交趾日本之役劉切深痛垂鑒百世已見中葉直臣傳然實與此征蠻征島諸臣傳相表裏焉列傳之立非紀耀武乃懲黷武也至若舊史平緬有怯烈平南蠻有脫力世官征交趾有昔都爾征日本有張禧征高麗有王國昌皆偏裨鷹犬止宐附傳大帥之末而動輒特傳此史法之所以不尊與

兀良合台

信苴日

怯烈

愛魯

樊楫

昔都

兀良合台速不台子也初事太祖時憲宗爲皇孫尙幼以兀良合台世爲功臣家使護育之憲宗在潛邸遂分掌宿衛歲癸巳領兵從定宗征女真國破完顏萬奴于遼東繼從諸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諸部丙午又從拔都討孛烈爾乃闐迷思部平之戊申定宗崩拔都與宗室大臣議立憲宗事久未決閱三年諸王大會定宗皇后問所宜立皆惶惑莫敢對兀良合台以太宗生前褒憲宗之語宣於眾議遂定憲宗卽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兀良合台總督軍事鬼蠻卽赤徒哥國也三年癸丑秋大軍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些二部酋長迎降遂至金沙江兀良合台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所在寨柵以次攻下之獨阿塔刺所居半空和寨

依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覘之言當先絕其汲道兀良合台率精銳立礮攻之阿塔刺遣人來拒兀良合台遣其子阿朮迎擊之寨兵退走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進師取龍首關翊世祖入大理國城四年甲寅秋復分兵取附都善闡轉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章蓋烏蠻也前次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於洩可浪山下遂進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礮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朮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至昆澤禽其國王段智興及其渠帥馬合刺昔以獻餘眾依阻山谷者分命裨將耶里脫伯押真掩其右合台護尉掩其左約三日捲而內

向及圍合與阿朮引善射者二百騎期以三日四面進擊兀良合台陷陳慶戰又攻織寨拔之至乾德哥城兀良合台病委軍事於阿朮環城立礮以草填塹眾軍始集阿朮已率所部搏戰城上城遂破五年乙卯攻不花合因阿台阿因等城阿朮先登取其三城又攻赤徒哥山寨阿朮緣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之塔渾城又取忽蘭城魯斯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不降阿朮攻之入其城復由阿魯山寨進攻阿魯城克之乃搜捕未降者遇赤徒哥軍於合達台山追赴臨崖盡殺之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無不款附六年丙辰征白蠻波麗國阿朮生禽其驍將獻俘闕下詔以便宐取道與鐵哥台兵合遂出烏蒙趨瀘

江剗土刺蠻三城卻宋將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於馬湖江斬獲不可勝計遂道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鐵哥台會七年丁巳以雲南平遣使獻捷於朝且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郡縣從之賜其軍銀五千兩綵幣二萬四千匹加大元帥還鎮大理遂經六盤山至臨洮府與大營合月餘復西征烏蠻秋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報冬十月進兵壓交趾境國主陳日暎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兀良合台分軍爲三隊濟江徹徹都從下流先濟大兵居中駙馬懷都與阿朮在後仍授徹徹都方略曰汝軍旣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與駙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禽矣師旣登岸徹徹都違命卽縱與戰交趾兵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兀良合台怒曰先

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都懼飲藥死兀良合台入交趾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日哭請內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還軍押赤城八年戊午引兵入宋境其地炎瘴軍士皆病遇敵少卻時兀良合台復病將旋師阿朮戰馬五十匹夜爲土刺蠻所掠藏匿山寨乃親率將士攀崖擣破其巢生禽賊酋盡得前後所盜馬千七百匹乃屠押赤城而還時憲宗方遣世祖征宋詔交趾軍以明年正月會長沙南北夾攻乃率四王騎兵三千蠻僇萬人破橫山寨關老蒼關徇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俟遣阿朮與四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其眾乘勝躡貴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復遣阿朮與大納玉龍帖木爾軍其前而自與

四王軍其後來擊破之兵自入敵境轉鬪數千里未嘗敗
北大小十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禽其將大小三人其畱
守又遣兵來攻追至門濠掩溺殆盡乃不敢復出壁城下
月餘時世祖已渡江駐鄂州遣耶里蒙古領兵二千來援
且加勞問遂自鄂州之許黃洲北渡與大軍合庚申世祖
卽位夏四月兀良合台還至上都後十二年卒年七十二
子阿朮自有傳

信苴日契人也姓段氏世爲大理國王憲宗朝王師平大
理獲其王段智興獻諸朝詔赦之使歸國丙辰入覲獻地
圖請悉平諸部并條奏治民立賦法憲宗大喜命智興悉
主諸蠻白蠻等部智興遂委國任其弟信苴日自與信苴
福率契蠻軍二萬爲前鋒導大將兀良合台討平諸部之

未附者攻降交趾入朝智興在道卒中統二年信苴日入覲世祖復賜虎符詔領大理等城各萬戶以下皆受節制至元初烏蠻長舍利畏結三十七部諸蠻各殺守將以叛信苴日率眾進討大敗之於洱水復遣孛羅攻賊於統矢城又大破之遂定統矢其秋舍利畏又以眾十萬謀攻大理詔都元帥耶先與信苴日討之破諸安寧遂復善闡諸城爨部平十一年舍利畏復叛信苴日遣石買等詭爲商旅執贖往見挺矛撞殺之梟其黨于市於是立郡縣置守令行賦役施政化與中州等十三年緬國擁象騎數萬掠金齒南甸欲襲大理行省遣信苴日與萬戶忽都領騎兵禦之有功與其子阿慶入覲進大理威楚金齒宣慰使都元帥留阿慶宿衛東宮尋尙公主十九年詔同右丞拜答

爾迎雲南征緬之師行至金齒卒信苴日治大理凡二十三年其子孫世守大理與元代相始終

怯烈西域人世居大原由中書譯史從平章賽典赤經略川陝旋署雲南行省幕官分省大理會緬夷入寇怯烈以戰具資軍士討平之平章納速刺丁遣詣闕敷奏邊事世祖愛其聰辯拜鎮西平緬麓川等路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至元二十年諸王相吾荅爾右丞大卜參政耶罕的斤奉詔征緬耶罕的斤造船二百于阿昔阿禾兩江怯烈率之爲鄉道順流破江頭城以都元帥袁世安守之遣使招諭緬王不應建都大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竝進攻大公城拔之建都金齒十二城皆降振旅而還復從雲南王入緬總兵三千屯鎮驃國後入覲世祖詢以緬國始末

擢僉緬中行省事命頒詔于緬宣布威德緬王稽顙稱謝
遣世子信合八的入貢進怯烈雲南行省左丞大德四年
卒耶罕的斤匣刺魯氏以征蜀征幹端征緬累官雲南行
省右丞四川行樞密院副使

舊史怯烈及耶罕的斤皆專傳今并附

愛魯唐兀人父昔里鈐卜

一作鈐部一作甘卜

太宗時從諸王拔都

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欽察征斡羅思征阿速拔蔑怯思
城有功授千戶進秩大名路達魯花赤愛魯襲職至元五
年從征金齒諸部蠻兵萬人絕縹甸道擊之斬首千餘諸
部震服六年再入平二十四砦得七馴象以還七年改中
慶路達魯花赤兼管巽熨軍十年平章賽典赤行省雲南
令愛魯疆理永昌中慶版籍卽其地屯田十三年詔開烏
蒙道帥師至玉連等州所過城砦未附者盡擊下之水陸

皆置驛傳再平忙部之叛禽其酋耶可布薛送京師伏誅
屢遷雲南行省參政十八年復討烏蒙羅佐山白水江叛
蠻十九年諸王相吾荅爾征緬愛魯俱餽餉二十二年烏
蒙土官阿蒙殺宣撫使以叛與右丞拜荅往征之愛魯習
知其山川道理指授諸軍分道進擊生禽阿蒙以歸二十
四年進右丞以六千人從鎮南王征交趾破其軍四萬於
木兀門比三月大小一十八戰至其王城與諸軍會戰又
二十餘合功爲多二十五年感瘴癘卒封魏國公諡忠節
贈其父昔里鈐卜大師子教化中書平章

樊楫冠州人初爲軍吏從參政阿里海牙下鄂江陵有功
以行省命爲都事二十一年擢僉荆湖占城行中書省事
二十四年從皇子鎮南王三道征交趾王與右丞程鵬飛

分二道一入永平一入女兒關楫與參政烏馬爾將舟師入海與敵舟遇安邦口擊斬四千餘級獲船百餘艘遂至萬劫山合鎮南王兵進攻十二月陳日烜棄城走敵南堡二十五年正月王師破堡日烜走入海中交人皆匿其粟而逃王師抵海口而張文虎餽餉之舟不至二月天暑食目盡於是王命班師楫與烏馬爾將舟師還交兵邀遮白藤江湖落舟膠敵舟大集矢下如雨力戰自卯至酉楫被創投水中交兵鉤執毒殺之至順元年贈上黨郡公諡忠

定傅若金狀其行

見傳與
續文集

皆都爾欽察氏父徒孫隸蒙古軍籍中統二年從討李璫以功授百戶至元十一年昔都爾將其父兵從大軍南征攻取襄陽唐鄧中裕鈞許等州累有功十四年從諸王伯

木追擊叛將於黑城哈刺火林之地平之十七年遷侍衛
軍百戶時亡宋猶有未附城邑昔都爾自請舉兵下之行
省從其請諸城聞風而附二十四年遷漢洞左江萬戶府
達魯花赤是年秋七月從鎮南王征交趾冬十月至其境
駐兵萬劫江右丞阿巴赤命進兵拔其一字城射交人奪
其戰艦明年春正月大兵進逼興道王居與交人戰於塔
兒山奮戈撞擊之右臂中毒矢流血盈掬灑血奮戰射死
交人二十餘仍督諸軍乘勝繼進大敗之遂入其都城四
月戰於韓村堡禽其將黃澤是夜二鼓交人突至謀劫營
官軍堅壁以待敵失計詰旦鳴鼓出營交人退卻追殺甚
眾還營立木柵增邏卒交人不敢犯五月鎮南王引兵還
以昔都爾爲前軍行次陷泥關戰數百合敵稍卻遂還迎

鎮南王於女兒關交人四萬餘截其要道時大軍乏食且疲於戰將佐相顧失色昔都爾率勇士揮戈衝擊之交人卻軍十餘里遂全師還二十六年賜虎符授礮手軍匠萬戶府達魯花赤大德二年卒

劉國傑

楊漢英

脫力世官

劉國傑字國寶本女真人姓烏古倫氏後入中州改姓劉氏少從軍漣海以材武爲隊長至元六年選其兵取襄陽以益都新軍千戶從張弘範戍萬山堡以兵數百敗宋兵萬人斬首四千餘級由是有名從略荆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從攻樊城被傷血戰世祖聞其勇召見遷管軍總管從伯顏南征謀取黃家灣堡國傑先登拔之宋將張世傑盛兵焦山來禦施鐵繩聯戰船碇江中以示必死阿朮率

諸軍進戰國傑與董文炳左右夾擊焚其船宋軍大潰追奔至圖山奪黃鵠船數百帝壯之賜號霸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而不名宋平入朝以漢軍都元帥將衛兵萬人征叛王於北方大雪環車爲柵與士卒同臥起諸王脫脫木寇和林國傑度其眾悉出營必虛選輕騎襲之降其萬眾脫脫木屢戰不利又殘暴失眾心眾殺之來降十九年上欲復征日本召國傑爲征東行省左丞治軍淮揚會閩盜黃華嘯眾十萬江浙爲震乃命以征東兵會福建行省左丞忽刺出討之國傑直抵赤巖寨斬黃華而忽刺出軍始至欲搜誅潰賊國傑曰首亂者華也餘皆脅從招諭不歸誅之未晚未幾果盡出降復檄止未到之蒙古兵三萬閩民德焉二十三年朝廷以東南盜未靖改國

傑湖廣左丞既至羣盜以次破降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釁將復反不如盡阬之國傑持不可乃相要地爲三屯衡曰清化永曰烏符武岡曰白倉每屯分眾五百人使墾田備賊未半歲皆自歸招討廣西諸盜時肇慶懷集諸賊保險自固國傑鑿山入掩殺略盡由賀州移軍道州江西盜起龍泉下令往擊或曰此他省盜也國傑曰害民之寇何問彼此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趁賊境賊眾數千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陳眾從之賊大敗日暮忽收兵去堡中民望見莫知其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告之曰汝知吾劉二霸都邪民驚以爲神江西萬戶劉某兵至賊已平矣遷湖廣行樞密院副使還軍武昌時上思州黃勝許恃險遠悍

兵毒矢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與交趾表裏寇邊詔國傑討之身率士奮戰賊走象山山近交趾皆深林不可入乃柵阻其出入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二年拔其寨勝許走交趾禽其妻子戮之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慶遠諸獠人耕之爲兩江蔽障蠻人莫敢犯帝謂朝臣曰湖廣重地惟劉二霸都足以鎮此他人不能也命無遷他官俄議問罪交趾加湖廣安南行平章事副諸王亦吉列台征之未行會帝崩乃止成宗卽位復置行樞密院於衡州仍除副使初黔中諸蠻酋旣內附復叛又巴洞蠻犯澧州泊崖洞楠木洞蠻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其酋知州事旋復叛攻之不能下赦之亦不降國傑馳至辰州以施溶賊之腹心而石農坎三羊峯其左右臂乃麾諸軍

先攻石農坎賊不能支棄寨遁遂擣施溶斬其酋復窮捕其黨刊木闢路千餘里元貞元年卽軍中加湖廣平章以辰澧地接溪洞乃復宋時民屯之制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繼又經畫周湖廣四境東盡交廣西互黔中凡盜所出沒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列屯守之由是諸蠻不能復寇盜賊遂息國傑在軍中傾家貲以賞將士帝聞命倍償之部曲有功者各遷官大德五年朝廷以右丞劉深言興師征八百媳婦國所過邊民不堪蹂躪于是羅鬼國女酋蛇節及獠官宋隆濟叛遮劉深兵圍貴州糜爛汗漫不可收拾詔國傑將諸翼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討之劉深以下皆受節制賊土產健馬習地險北騎不利於山戰屢失利國傑令蜀軍二萬入烏蒙芒部而自統三

萬及思播兵萬人分三道進國傑從中道節制諸軍賊所至柵險以拒國傑身先士卒選勁弩列前或設伏或閒襲又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陳交卽棄盾佯遁以陷賊馬轉戰數千里或捕或降抵雲南普安境賊不能復軍七年春禽斬蛇節宋隆濟等西南夷悉平詔領其將士入見張宴享之命還蓋都省墓旋卒追封齊國公諡武宣子脫歡湖廣平章尙憲宗孫女許有壬碑其神道曰至元初江南蕩平天下甫定如大病始愈必有餘疾此甫息而彼旋見未可易視致病加於小愈故閩中江西湖南黔中之諸盜廣東西之諸獠是雖南服之餘疾非朔方士馬所能殄也國傑獨任其責獠薙招來威名所及莫不斂迹南北萬里始終百戰取後小人啟釁於荒遠之蠻敗軍亡將復收功救

敗於國傑之手其齎志以逝者獨有未取交趾世以爲國傑恨而亦爲國傑幸焉又完者拔都欽察人從伯顏平江南有功閩賊陳弔眼聚黨數萬劫掠汀漳諸路連年未平十七年命完者同塔里赤以兵五千往討而賊黨黃華三萬眾擾建寧完者先引兵鼓行壓其境黃華驚懼納款完者知其可用乃聞於朝詔授華征蠻副元帥使爲前驅破賊五寨十九年禽陳弔眼餘黨悉平累官江浙行省平章卒贈太尉封林國公塔里赤康里人從破襄樊渡江入臨安以禽陳弔眼復漳州功取授福建宣慰使

舊史完者拔都完者都本

一人而複傳塔里赤專傳今并附

楊漢英字熙載又稱賽因不花者賜名也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詔陷播州有楊端者以應募起竟復播州遂使領之

五代以來世襲其職漢英年八歲襲父職至元二十五年入朝帝善其應對復因宰臣奏安邊事帝益嘉之改授宣撫使尋升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卽位漢英再入覲大德五年宋隆濟及女酋蛇節等叛詔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率兵偕漢英討之六年秋九月師出播境連破賊前駐蹉泥賊騎猝至漢英奮擊先進大軍繼之賊潰遂降阿苴下笮籠望塵送款者相繼七年正月進軍暮窩賊眾復合又破之於墨特川斬蛇節及宋隆濟等西南夷悉平至大四年播南盧崩蠻內侵詔偕思州宣慰使田茂忠率兵討之卒於軍年四十追封播國公諡忠宣

脫力世官畏吾人也祖八思忽都從攻四川歿於軍父帖哥木歷事憲宗世祖賜金符授羅羅斯副都元帥同知宣

慰司事卒於官脫力世官襲父職時定昌路總管谷納與
 其千戶阿夷同叛脫力世官引兵禽阿夷殺之復以軍千
 人從左丞愛魯討平亦奚不辭地未附民寨進攻羅羽抵
 落穿奪其關又攻怯爾地山寨先登破之遂總左手四翼
 兵悉平其地降蠻子童於納土原山寨進兼管軍副萬戶
 復討斬威龍州叛酋阿遮籍其民五百餘戶為農入覲授
 三珠虎符進羅維斯宣慰使兼管軍萬戶既還治括戶口
 立賦稅以給屯戍昌州蘇尼巴翠等作亂以雲南王命討
 降之徙其眾於平川未幾入覲卒於京師子梭南班由宿
 衛襲職

洪福源

子俊奇 張禧 王國昌

洪福源其先中國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洪其一也

子孫世貴於三韓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領鎮麟州
福源爲神騎都領因家焉歲丙子蒙古兵起金源契丹九
萬餘眾竄入高麗丁丑奪江東城據之戊寅太祖命哈赤
吉札刺追討大宣迎降與哈赤吉等其擊之降其元帥趙
忠壬午又遣著古與等十二人窺覘納款虛實還遇害辛
卯太宗命將撒里荅討之福源率先附之民併力進攻至
王京高麗王暉請降置京府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
其國師還壬辰暉復叛殺所置達魯花赤悉驅國人入據
江華島福源招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太宗復遣撒
里荅將兵往討福源盡率所部合攻之至王京處仁城撒
里荅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還唯福源留屯癸巳冬高
麗率眾來攻屠西京劫大宣以東福源遂盡以北界之眾

來歸處於遼陽瀋陽間帝嘉其忠甲午夏五月特賜金符
管領歸附軍民仍招討本國未附人民乙未帝命唐古拔
都與福源進討攻拔四縣五州乙巳定宗命同阿母罕共
拔威州平虜城辛亥憲宗卽位改授虎符癸丑從諸王耶
虎攻拔禾山五城甲寅與札刺台合兵攻拔朮州七城會
高麗族子王綽入質陰欲併統本國歸順人民譜福源於
帝遂見殺年五十三後贈瀋陽侯諡忠憲子七人俊奇君
祥最知名

俊奇小字茶丘福源第二子也幼從軍以驍勇受知世祖
嘗以小字呼之中統二年秋俊奇訟父冤世祖閱之命帶
元降虎符襲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至元六年高麗權
臣林衍叛冬十一月詔以其軍三千從國王頭帶哥討平

之遷江華島臣民復歸王京十二月命率兵往鳳州等處屯田八年林衍餘黨立高麗承化侯爲王引三別抄軍據珍島以叛五月命俊奇偕經略使欣都進兵討破之殺承化侯其黨金通精率餘眾走耽羅俊奇議先招其黨於王京通精不受撫十年乃與欣都率兵渡海擊破耽羅斬通精高麗始平十一年又命監造戰船經營日本八月授東征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領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空蠻等島十四年正月授東征都元帥鎮高麗二月率蒙古高麗女真漢軍從丞相伯顏北征叛臣只魯瓦台等四月至脫刺河猝與賊遇俊奇突陣無前以功賜金鞍勒弓矢十七年授征東行省右丞十八年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會右丞范文

虎等之師於日本一岐平戶等處登岸兵未交遇颶風壞舟而還十九年十月命俊奇於平瀨監造戰船七百以圖後舉二十四年車駕征乃顏命率高麗女真漢軍三千扈從猝遇乃顏騎兵萬餘俊奇夜令軍中多裂裳帛爲旗幟斷馬尾爲旄掩映林木張設疑兵乃顏兵謂官兵大至遂降凱還授遼陽等處行尙書省右丞二十七年叛王哈丹等竄入高麗侵撓其國西京距遼陽二千里皆騷動特起俊奇鎮遼左便宣行事二十八年以疾卒年四十有八弟君祥從伯顏渡江平宋子萬從征乃顏俱有功

舊史君祥及萬皆有

傳今刪

張禧東安州人以水軍總管從平宋立功至元十八年議征日本拜行省平章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師

泛海東征至日本禧卽捨舟築壘平湖島約束戰艦各相
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八月颶風大作文虎庭戰
艦悉壞禧所部獨完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
脫死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
文虎等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船
與之時平湖島屯兵四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悉棄
舟中所有馬七十四以濟還至京師文虎等皆獲罪禧獨
免子弘綱年十八嘗省父獄中獄卒併繫之弘綱佯狂謔
笑守者易之旣寢遂與禧逸去後從禧攻城徇地屢有功
累遷定遠大將軍招討使從右丞劉深征八百媳婦國師
次八番力戰而歿追封齊郡公諡武宣

王國昌膠州高密人中統初爲左武衛親軍千戶至元五

年人有上書言高麗境內黑山海道至宋境爲近帝命國昌往視之泛海千餘里風濤洶涌從者恐勸還國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遂至黑山乃還帝延見慰勞時東夷皆內屬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時曾與中國通遣使諭以威德令國昌率兵護送道經高麗時高麗有叛臣據珍島國昌與經略使卯突史樞等攻拔之八年復遣使入日本乃命國昌屯於高麗之義安郡以爲援冬十月卒於軍子通襲職

史弼

高興 亦黑彌什

史弼字君佐一名塔刺渾蠡州博野人曾祖彬率鄉人數百家詣降於木華黎木華黎書帛爲符遣還旣而州破得免弼長通蒙古語膂力絕人能挽強弓舉石師重四百斤

置數步外潼關守將王彥弼奇其才妻以女又薦其材勇於左丞相耶律鑄弼從至北京近侍見弼所挽弓以聞世祖召之試以遠垛連發中的令給事左右賜馬五匹中統末授金符管軍總管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嘗出挑戰手橫刀大呼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卻退至元中諸將分十三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晝夜破之遂從丞相伯顏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城拔凝血盈袖事聞賜金虎符軍至陽邏堡伯顏誓眾曰先登南岸者爲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遂登南岸論功第一進定遠大將軍鄂州平移軍而東駐瓜州以楊子橋乃揚州出入之道伯顏授弼三千人立木堡據其地宋將姜才以萬眾乘夜來攻人挾束薪填塹弼戒軍中無譁俟其至下柵木

發礮石擊之殺千餘人才乃退弼出兵擊之會相威阿朮兵繼至大戰才敗走禽其將張都統十三年六月才復以兵夜至弼三戰三勝天明才見弼兵少進迫圍弼弼復奮擊之騎士挾火鎗迎刺弼揮刀禦之左右皆仆手刃數十百人及出圍追者尙數百騎弼殿後敵不敢近會援兵至大破之才奔泰州及守將以揚州降弼從數騎由堡城入揚州出南門與之會以示不疑十五年入朝進江淮行省參政黃州路宣慰使是時盜起淮西及南康都昌弼皆討平之罷江州宣課司米稅以招徠米商十九年改浙西宣慰使二十一年黃華反建寧春復霖雨米價涌貴弼卽發米十萬石平價糶之而後聞於省省臣欲增其價弼不允蓋出十萬石民得不飢改淮東宣慰使弼凡三官揚州人

喜刻石頌之號三至碑二十六年拜尙書左丞行淮東宣
慰使冬入朝世祖欲征瓜哇謂弼曰諸臣爲吾腹心者少
欲以瓜哇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九年
拜福建行省平章往征瓜哇以亦黑彌什高興副之十二
月弼以五千人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涌舟掀簸士卒皆
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
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嶼假里馬荅
句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時瓜哇與鄰國葛郎構
怨瓜哇主已爲葛郎所殺其壻土罕必閣耶攻葛郎不勝
退保麻喏八歇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
國地圖迎降求救弼與諸將進擊葛郎兵大破之其酋走
歸國高興言瓜哇雖降倘中變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事

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與興及亦黑彌什各將一道攻葛郎至荅哈城破其兵十餘萬遂圍之其酋出降併取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闡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弼與亦黑彌什許之遣萬戶二人以兵二百人護還國土罕必闡耶於道殺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有司數其俘獲金寶香布等直五十餘萬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於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元貞元年起同知樞密院事月爾魯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數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附近小國宜加矜憐遂詔以所籍還之拜江西行省右丞三年遷平章政事封鄂國公卒

於家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能挽強命中屢殪猛虎宋黃州制置
陳弈奇其相貌妻以甥女十二年從弈降於丞相伯顏承
制授興千戶從破瑞昌進拔南陵遂專將一軍爲先鋒由
閒道奪獨松關進至武康禽宋將張濡十三年春宋平伯
顏北還畱興以兵取衢婺二州追宋嗣秀王與擇入閩禽
之下興化獲海舶七千餘艘遷管軍萬戶十四年春還鎮
婺州充衢婺招討使復從都元帥芒古台平福建漳三州
詔興立行都元帥府於建寧以鎮之討降叛人黃華高日
新等召入朝侍燕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何不少
自取對曰臣素貧賤今幸蒙富貴已過所望又何隱俘獲
爲詔爵賞所部士卒有差遷浙東道宣慰使漳州盜陳弔

眼有眾數萬據高安寨官軍討之久不下詔興與都元帥完者拔都合討之直抵其壁賊乘高下擊興命人挾束薪蔽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殆盡乃然薪焚其柵時盜蔓延五十餘寨扼險自固興攻破其十五寨弔眼走保千壁嶺興上至山半誘與語掣其手禽下斬之漳州境悉平十九年入朝改浙西道宣慰使降賊黃華復叛攻建寧興與福建軍合蹙之華走死二十三年拜江淮參政平婺州盜丁母憂詔起復討平處州徽州等盜二十八年諭降漳州盜二十九年拜福建行省平章與史弼亦黑彌什帥師同征瓜哇三十年春浮海抵瓜哇亦黑彌什將水軍興將步軍會八節瀾瓜哇主壻土罕必闍耶降進攻葛郎國降其主又諭降諸小國葛郎酋子昔刺丹不

合逃入山谷興獨帥千人深入虜之還至荅哈城史彌亦
黑彌什已遣使護土罕必閣耶歸國易降表具貢禮興深
言其失計果中道叛殺使者合眾來攻興力戰卻之遂誅
葛郎父子以歸詔治縱瓜哇者彌與亦黑彌什皆獲罪興
獨免議成宗卽位復拜福建行省平章汀州總管府同知
阿里挾怨告興不法召入對盡得其誣狀阿里伏誅武宗
卽位召見拜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皇慶二年卒追封梁
國公諡武宣元統三年加封南陽王

亦黑彌什畏吾人也至元二年入備宿衛九年奉世祖命
使海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使以珍寶奉表來朝帝
嘉之賜金虎符十二年再往與其國師以名藥來獻十八
年拜荆湖占城等處行中書參政二十一年召還復命使

海外僧伽刺國觀佛鉢舍利二十二年自海上還從鎮南

王征占城戰失利大將梭都死焉

梭都傳死於交趾不
死於占城與此互異

黑彌什言於鎮南王請屯兵大浪湖觀釁而後動全軍而
歸二十四年使馬八兒國取佛鉢舍利浮海阻風行一年
乃至得其良醫善藥遂與其國人來貢方物又以私錢購
紫檀木殿材并獻之嘗侍帝於浴室問曰汝踰海者凡幾
對曰臣四踰海矣帝憫其勞遙授江淮行省左丞二十九
年入朝盡獻其所有珍異時方議征瓜哇立福建行省亦
黑彌什與史弼高興竝爲平章詔軍事付弼海道事付亦
黑彌什軍次占城先遣郝成劉淵諭降南巫里速木都刺
不魯不都八刺刺諸小國三十年攻葛郎國降其主合只
葛當又遣鄭珪招諭木由來諸小國皆遣其子弟來降瓜

哇主壻土罕必閣耶既降歸國復叛諸將議班師亦黑彌什欲先遣使入奏請旨弼與興不從遂引兵還以所俘及諸小國降人入見帝罪其與弼縱土罕必閣耶沒家貲三之一尋復還之告老居家仁宗念其屢使絕域詔封吳國公卒

趙良弼

趙良弼字輔之女真人本姓朮要甲音譌爲趙家因以趙爲氏父慤金威勝軍節度使諡忠閔慤長子良貴從子良材守太原俱死事良弼明敏多智略初舉進士教授趙州世祖在潛藩召見占對稱旨擢邢州安撫司幕長邢久不得善吏且當要衝使者劾午民多逃去良弼區畫有方事或掣肘則請諸藩邸再閱歲凡六往返所請無不從脫兀

脫以斷事官鎮邢其屬要結罪廢者交構嫌隙動相阻撓世祖時征雲南良弼馳驛白其事遂黜脫兀脫罷其屬邢大治戶口增倍世祖在潛藩時分地在關陝奏以廉希憲商挺宣撫陝西以良弼參議司事阿藍荅當國憚世祖英武讒於憲宗言大弟要結民心遂以阿藍荅爲陝西省左丞相劉太平參知政事鉤校京兆錢穀鍛鍊成獄死者二十餘人眾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懇款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己未七月世祖南征召參議元帥事兼江淮安撫使親執桴鼓率先士卒五戰皆捷禁焚廬舍殺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安堵旣渡江攻鄂州聞憲宗崩世祖北還良弼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至衛遣如京兆察訪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具得實還報曰宗王穆

哥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渾都海屯軍六盤士馬精強咸思北歸恐事有不意紐璘總秦川蒙古諸軍多得秦蜀民心年少鷲勇輕去就當寵以重職而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今行尙書省事聲言辦餉陰有據秦蜀志百家奴劉疑汪惟正兄弟俱傾心歸向宜專委任其言皆見采用庚申良弼凡五上言勸進世祖既卽位立陝蜀宣撫司復以廉希憲商挺爲使副良弼爲參議良弼先行謀諸斷事官八春曰今渾都海日夜思北歸紐璘遷延不卽行當先遣使以上旨促紐璘入朝劉太平速還京兆八春從其議至則紐璘果移營將入涇劉太平將趨六盤聞命乃止後渾都海果叛北歸良弼與汪惟正劉疑二宣撫決議執渾都海黨元帥乞台不花彌立火者誅之希憲及挺

慮有擅殺名良弼以身任之遷參議陝西省事蜀人費寅以私憾誣廉希憲商挺在京兆有異志者九事以良弼爲徵帝召良弼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璫得王文統交通書益疑二臣切責良弼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乃解費寅卒以反誅至元七年以良弼爲經略使領高麗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固辭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至是良弼請行帝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祕書監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於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雖死絕域無憾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刃來攻良弼舍舟登岸喻旨金津

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諭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太宰官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頗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取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人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五月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命矣後帝將討日

本三問良弼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很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臣謂勿擊便帝從之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同僉書樞密院事丞相伯顏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錢塘後訖如其計又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廢學宜設經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奸吏皆用其議帝嘗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弈技皆勝漢人至於儒生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在國家所尚何如耳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從之十九年乞病居懷孟良弼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

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贈生徒卒封韓國公諡文正

梁會

梁會字貢父燕人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爲中書省掾至元十七年朝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選會使其國進兵部尙書與禮部尙書柴椿偕行至安南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會入朝獻方物帝封遺愛爲安南國王賜幣帛遣歸日烜死其世子日煇嗣立令會再使安南授吏部尙書賜三珠金虎符以禮部郎中陳孚爲副三十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部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會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卽回館旣而請開雲會門入會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

責日燭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尙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具
宣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日燭大感服令其國相從
曾詣闕請罪并上萬壽頌金冊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器幣
奇物爲贖曾不受八月還京師入見進所與安南往復書
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
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爾何爲者是日有親王至
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而後及王復於便殿賜酒饌畱
宿禁中語安南事至二鼓方出明日安南使臣入見詔陳
其方物象鸚鵡於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
曾轉如素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爲福人敕中書
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與之大德中屢遷雲南行省參政
尋召還京皇慶元年仁宗以曾先朝舊臣特授昭文館大

學士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與諸老議之
至治二年卒年八十有一

張立道

張立道字顯卿大名人父善登金進士第歲壬辰元兵下
河南以策干太弟拖雷命爲必闇赤立道年十七以父任
備宿衛從世祖北征至元四年奉使西夏給所部軍儲以
榦敏稱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往鎮其地立道爲王府文
學勸王務農以厚民署大理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事尋
與侍郎竇端甫使安南定歲貢之禮雲南都元帥寶合丁
專制久有竊據之志忌王來設宴置毒酒中且賂王相府
官無泄其事立道聞之趨入守門者拒之立道怒與爭王
聞其聲使召之入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

薨寶合丁遂據王坐使人諷王妃索王印立道潛結義士
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
告變事露寶合丁囚立道將殺之族兄張忠結壯士夜劫
諸獄出之共亡至吐蕃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羅歡王
傅別帖與告變人俱來遂與俱還按寶合丁及王府官嘗
受賂者皆伏誅有旨召立道入朝問王薨時狀帝聞立道
言泣數行下曰汝等爲我家事甚勞苦今欲事朕乎事太
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向立道等奏願留事陛下於
是皆賜金授官有差八年復使安南宣建國號十年授大
理等處巡行勸農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
之閒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
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

爨人雖知蠶桑而未得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雲南益富庶羅羅諸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爲郡縣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羲之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擇蜀士之賢者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奠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行省平章賽典赤表言於朝有旨進官以褒之十七年入朝力請於帝以雲南王子耶先帖木爾襲王爵帝從之遂命爲臨安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使仍佩虎符會禾泥路大首領必思反扇動諸蠻夷亟發兵討之拔其城邑鼓行而前徇金齒甸七十城越麻甸抵可蒲皆下之又籍兩江土司所部戶二十五萬有奇以其籍歸有司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水路書清白之訓於公廨以警貪墨風化大行入朝條

陳十二策皆切當時之務帝嘉納焉二十七年安南世子陳日煇遣其臣嚴仲羅陳子良等詣京師告襲爵先是其國主陳日烜累召不至僅遣族叔遣愛入貢朝廷因封爲安南王遺愛還日烜陰害之遣使問罪日烜拒使者不受命遂遣將討之失利而還帝怒欲再發兵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言蠻夷小邦不足以勞中國張立道嘗再使安南有功今復使往空無不奉命帝召至香殿諭遣之遂授禮部尚書佩三珠虎符賜衣段金鞍弓矢以行至安南界謂郊勞者曰語爾世子當出郭迎詔日煇乃率其屬焚香伏謁道左既抵府日煇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罪爲書曉之日煇曰比三世辱公使公大國之卿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非能勝之也

由其不用鄉導率眾深入不見一人遲疑而還曾未出險
風雨驟至弓矢盡壞眾不戰而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
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習俗同
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汝
戰不利不過遁入海中島夷必乘釁來寇抄汝汝食少不
能支必爲彼屈汝爲其臣孰若爲天子臣乎今海上諸夷
歲貢於汝者亦畏我大國之汝與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
厚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譏汝爾汝曾不悟不遣一介
之使謝罪請命輒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
今禍且至矣惟世子計之日燭拜且泣曰公言良是爲我
計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戰救死而已天子使公來必能
活我北面再拜誓死不敢忘天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

寶爲賄立道一無所受但要日燭入朝日燭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如初廷臣有害其功者以爲必先朝而後赦日燭懼卒不敢至議者惜之二十八年遣立道奉使按行兩浙尋以爲四川南道宣慰使遷陝西漢中道廉訪使三十年皇曾孫松山封梁王出鎮雲南大德二年廷議求舊臣可爲梁王輔行者立道遂以陝西行臺侍御史拜雲南行省參政視事期月卒於官立道凡三使安南官雲南取久頗得土人之心爲之立祠於善闡城西所著詩文有效古集平蜀總論安南錄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子元雲南行省左右司郎中

張庭珍

弟庭瑞

張庭珍字國寶臨潢全州人父楫金商州南倉使籍其民數千來降太宗命爲北京都轉運使因家北京歲辛亥憲宗卽位以庭珍爲必闡赤高麗不請命擅徙居海中江華島遣庭珍往問之其王言臣事本朝未嘗不謹而大軍歲入侵掠避而走險不得已也且賂庭珍金銀數千兩庭珍卻之歸以狀聞帝爲禁戍兵毋擅入其地高麗以安帝伐宋至閩州授安撫使中統初世祖自將北伐以庭珍熟知西京入漠南路遣立沙井諸驛兼給糧運俄授同僉吐蕃經略使至元六年安南入貢不時以庭珍爲安南國達魯花赤佩金符往使世子光昞立受詔庭珍責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諭旨德至厚也王猶與宋爲唇齒妄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

席捲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兵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光昞皇恐下拜受詔既而語庭珍曰聖朝每使者來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汝過益州見雲南王拜否庭珍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夷小邦特假以王號豈得比雲南王況天子命我爲安南之長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光昞慙使衛兵露刃環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弓刀坦臥室中日聽汝何爲光昞及羣下皆服明年遣使人貢庭珍具陳所對帝大悅命付翰林承旨王磐紀之授襄陽行省郎中與阿里海牙從數騎抵襄陽南門呼諭宋將呂文煥明日文煥遣黑楊都統來議納款將遣之還報庭珍曰彼來或以計覘我未必果降此人呂氏腹心不如畱之以伐其謀元帥阿朮

然之乃畱不遣又明日文煥舉城降以功授金虎符襄陽
總管兼府尹改郢復二州達魯花赤宋平遷南京路總管
兼開封府尹開封有控鶴軍士十餘人賃大宅聚居縱橫
街陌庭珍始至察其必爲盜急捕之得寶玩器服子女滿
室窮索其黨俱戮之民以爲神河決灌大康漂溺千里庭
珍括漁船木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活甚眾水入善利門
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能止乃頽城爲堰水既退卽發民
增外防百三十里人免水憂俄卒於官庭珍性清慎丞相
伯顏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始終自守唯我與國
寶聞者榮之弟庭瑞

庭瑞字天表幼以功業自許兵法地志星厓卜筮無不推
究以宿衛從憲宗伐蜀爲先鋒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參議

畱成青居諸軍攻開州達州庭瑞將兵築城虎嘯山掘二州路宋將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礮皆穿築柵守之柵壞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礮貴以城中人飲於澗外絕其汲道庭瑞取人畜洩沸煮之瀉土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脣皆瘡裂堅守踰月援兵不敢進庭瑞度宋兵稍懈三分其兵夜劫貴營宋兵驚潰斬千餘級庭瑞亦被重傷屢遷陝西四川道按察副使政過於猛上官弗便陷以罪徙四川屯田經略副使東西川行樞密院發兵圍重慶舟楫兵仗糧儲皆倚以辦蜀平升諸蠻夷部宣慰使礪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殺人礪門魚通司繫其人羌酋怒斷繩橋謀入劫之魚通司來告急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鬪殺爲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卽以門牆之寇

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瑞進前語之曰殺人者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爲見證耳而汝卽肆無禮如行省聞於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羅拜曰近者生裂羊脾卜之視肉之文理何如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餘盡縱遣之遂與約自今交市以碣門爲界無相出入官買蜀茶增價鬻於羌人以爲患庭瑞更變引法使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於羌蜀便之先時運糧由楊山沂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蠻叛蠻善飛鎗聯松枝爲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籛蠻驚曰

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卽請服惟斬其酋蘭德西等十餘人而招復其餘民授敘州等處蠻夷部宣撫使改潭州路總管時湖廣省臣方剝民爲功庭瑞知不可拒乃辭歸關中久之思成都遂從漢中分家奴往居焉以疾卒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閑卒日入橘皮若干升儲之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橘皮一石得錢以濟莫不感之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得汝女歸邪其人以給侍左右爲幸庭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匳裝書券遺之時人以爲難

元史卷三十八

中葉相臣

哈刺合孫

哈刺合孫幹羅納

那一作

氏曾祖啟昔禮始事克烈部王罕

及王罕忌太祖得眾將襲太祖啟昔禮潛告其謀太祖與
二十餘人一夕由班朱河遁去招集諸部還攻滅王罕併
其眾擢啟昔禮爲千戶賜御帳什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
儀錫號蒼刺罕令世世襲之從平河西西域諸國祖博理
察太宗時從太弟拖雷攻河南取汴蔡滅金賜分邑順德
父囊加台從憲宗伐蜀卒於軍時哈刺合孫甫及歲不妄
言笑長善騎射工蒙古書又雅重儒術至元九年世祖錄
勳臣後命掌宿衛襲祖父號自是人稱蒼刺罕而不名嘗

從征叛王初入敵境率三百騎猝遇敵卽整隊突出敵背連發矢殪數人敵披靡出入整暇如宿將帝歸語皇太子謂可大用益倉邑欽廉二州拜大宗正賜珠衣錄郡縣囚僅決六十人時相柄政以僞鈔連坐富民百餘家又以保定郡民當輸米京師者多以輕資就糶欲坐以籍產哈刺合孫盡釋之又逮治時相家僮之犯法者時相益忌之欲中以事乃請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刺合孫曰江南新附敎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何由遙制其刑獄事遂止二十八年拜湖廣行省平章臺臣言其在宗正決獄平不可去帝曰湖廣地朕嘗駐蹕非斯人不可遂行時江湖盜賊出沒剽斂商旅發卒悉禽誅之水陸始無梗初樞密置行院於各省兵民分職各自植黨哈刺合孫入覲極陳其不便帝

爲罷之或言廉訪官反撓吏治帝咨之對曰風憲以糾奸
慝特不便於貪吏耳帝然其言三十年平章劉國傑將兵
征交趾哈刺合孫戒將吏無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
戶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
趾哈刺合孫密奏曰上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
瘴鄉必將怨叛遂罷其役而別用廣西元帥府言募南丹
五千戶屯田謂土著之民習水土便餽餉足以內實空荒
外捍蠻寇卽命度地立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聞於
朝西南利賴之湖廣舊無夏稅宣慰使張國紀建言欲按
唐宋末世爲徵哈刺合孫曰衰敝之政聖朝其可行邪竟
奏罷成宗大德二年遷江浙行省左丞相視政七日綱舉
七十餘事民譽翕然徵拜中書左丞相斥言利之徒一以

節用愛民爲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慨然以天下自任奏建孔子廟及國學選名儒爲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爲一代定制五年完澤用雲南行省左丞劉涇議謂上嗣位未有武功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者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不聽竟發兵二萬命劉涇將以往道出湖廣民疲於餽餉中道爲女酋蛇節所圍首尾不能相拯平章劉國傑往援出之士卒存者纔十一二轉餉者亦如之帝始悔不用其言會赦有司議釋劉涇罪哈刺合孫曰微功首贖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七年進中書右丞相以治道必先守令精加遴選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

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車駕幸上都哈刺合孫必畱守京師時帝疾連歲制出中宮羣邪黨附哈刺合孫以身維之故政不大撓十年冬十一月帝寢疾篤甚入侍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出居懷慶諸奸臣謀斷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荅哈刺合孫密遣使南北分迎兩親藩間走踰兩驛始得馳傳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內旨召日數至竝不聽文書皆不署眾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郊眾猶未知也三月朔列牘請署后決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乃立起視事署文書眾莫測其意明日迎仁宗入執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難荅等以靖內難自冬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夏四

月奉皇太后及仁宗如上都五月武宗至自北卽皇帝位拜太傅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賜宅一區以其子脫歡入侍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合有勇力人莫敢近諸王圖刺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三宮盡幸其第賜與甚厚以慶元路爲其食邑哈刺合孫力爭之曰祖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圖刺疏屬豈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哉帝不聽圖刺因譖於帝曰方安西王謀干大統哈刺合孫亦嘗署文書由是罷相出鎮北邊詔曰和林爲北邊重鎮今諸部降者又百餘萬非重臣不足以鎮之念無以易丞相者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三千五百兩鈔十五萬貫帛四萬端乳馬六十四匹以太傅右丞相行和林省事皇太后亦加賜鈔帛至鎮禁盜賊通商旅分遣使者振降戶出鈔帛易

牛羊以給之近水者給網數千教取魚食會大雪阻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牛羊稱是又度地置倉積粟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計和林歲糴軍餉數十萬主吏視利繆出納以飽囊橐立法釐之稱海屯田廢弛重爲經理歲得米二十餘萬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恆賤北邊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王禮諸藩稟命戎事則以宴之十一月卒年五十二追封順德王謚忠獻英宗至治三年仁宗實錄成丞相拜住詣國史院聽讀首卷於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左丞相哈刺合孫定策功惟書越王圖刺勇決拜住謂史官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錄鷹犬之勞而略發縱指示之人可乎子脫歡官至平章行省江浙進左丞相重厚有父風善讀書爲政

不尚苛暴得眾心致和元年卒於官年三十七

李孟

李孟字道復先世居潞州上黨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家漢中孟七歲能文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授徒於家遠近爭從之一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公輔器也至元十四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爲掾主簿行御史臺亦交薦之皆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吉丁薦於皇太子得召見東宮未幾皇太子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采訪先朝聖政備史官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可以爲王子師大德元年武宗

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武宗
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沮之
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母居懷州又如官山
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
雅風由是上下益親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
敗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內難
故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文物典章號爲極盛
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
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實孟啟之初成宗崩安西王阿難
荅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
相哈刺合孫密使來告仁宗疑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
典訓今宮車晏駕懷寧王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

殿下當奉大如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爲他人所先以一紙書召還則王母子且不保何論宗社仁宗悅乃奉大如還大都時哈刺合孫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者絡繹問疾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診其脈眾以爲醫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卽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皆不能決惟曲出伯鐵木爾勸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合者中國稱兄謂武宗也孟曰羣邪違棄祖訓舍嫡立庶人心必皆弗與王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

之義者無不爲王用何求弗獲先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則大事濟矣若安西王旣正位號縱懷蜜王至彼安肯兩手進璽退守藩國必將鬪於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非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於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與曳牛掣其人彫且剝內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刺合孫自東

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
迎武宗中外翕然隨定仁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孟久在
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遠近無不悅服
然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孟不爲動事定乃言於仁宗曰
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鸞輿在道孟未見顏色不敢
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卽位
有言於帝曰內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
言豈有今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至大
二年仁宗爲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淡思
戚然改容帝願語曰吾弟何故不樂仁宗從容起謝曰賴
天地祖宗之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
道復之功也帝感其言卽命搜訪之得之許昌陘山遣使

召之三年春入見於玉德殿帝指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特授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眞拜中書平章孟感知遇力以國事爲己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大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己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僧道旣爲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冤死者復其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爲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賜

耗竭公儲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
臣下請各爲之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
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
天下爲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罷政權避賢路
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相與終始自今勿復言繼賜爵
秦國公親授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敕詞臣贊之
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字
之而不名賜鈔十萬貫令將作爲治第孟悉辭不受皇慶
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仍平章政
事未幾請告歸葬其父母入朝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
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二年夏乞還國公印解
機務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孟論取士之方孟曰人材

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帝淡然其言
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十二月復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
貢舉及廷策進士爲監試官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而
以衰病乞致政歸里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爲翰林學士承
旨入侍燕閒禮遇尤厚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鐵木
迭爾復相以孟前其政時不附己讒構誣謗盡收前後封
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
欣然適翰林學士劉廣來慰問卽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
曰李孟今日供職舊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
就集賢邪時鐵木迭爾子八爾吉思侍帝側帝顧謂曰爾
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至治元年
卒詔復元官進封魏國公諡文忠孟字量閔鄆材略過人

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不進拔不已遊其門者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爲文有奇氣其論必主於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毀其橐家無幾存皇慶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爲鐵木迭爾所爲一令之善必歸之於孟焉子獻御史中丞同知經筵事

拜住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母夫人教養之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至大二年襲爲宿衛長仁宗延祐四年進大司徒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每議大政必問曰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邪拜住微笑曰公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每退食必延儒

士詔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有本原施於事業非俗吏所知也英宗在東宮問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邪竟不往英宗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會諸侯王於大明殿詔進讀太祖金匱寶訓威儀整暇語音明暢莫不注目竦聽夏五月太皇太后薨幸宣徽使失烈門要束木等憚帝英明不得自恣謀廢立帝密得其事御穆清閣召拜住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日久鄙夫患失何所不至天威宜速不宜遲帝卽命率衛士禽斬之其黨皆伏誅拜中書左丞相先時近侍傳旨以姓名赴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壅拜

住奏閣之一依選格注授吏無容姦刑曹情可矜者宥之
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常諭左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法
我雖曲赦拜住不汝恕也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結綵樓
於禁中元夕張鐙設宴時居先帝喪參議張養浩疏諫拜
住謂當面陳卽袖其疏入奏帝悅而止仍賜養浩帛以旌
直言三月從幸上都次察罕海子帝以行宮亭麗殿制度
卑隘欲更廣之拜住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麥陛下
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恐失民望乃止
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
人爲奴婢拜住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置衛中以遂
生養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於大都至是四十年未行親
享之禮拜住奏言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宜在今日

帝悅冬十月始有事於太廟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攝太尉以從致齋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儼若素習中外肅然明日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有感泣者拜住率百僚稱賀執事之臣賜金帛有差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禘祫配享等禮帝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時右丞相鐵木迭爾貪濫譎險屢殺大臣鬻獄賣官廣立朋黨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尤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儲失陷欲奏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鐵木迭爾復引參政張思明爲左丞以助己思明

爲盡力忌拜住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中害之左右得其情乘間以告且請備之拜住曰大臣不和國之災也今以右相讐我我求報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未幾奉旨往立忠獻王碑於范陽鐵木迭爾久稱疾聞拜住行將出蒞省事入朝至內門帝遣使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退然其黨猶布列朝中事必稟於其家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奸百計傾之終不能遂在京倉漕管庫之職歲終例應注代營求鬻賂者眾時張思明亦稱疾不出眾皆願望拜住以事不可緩乃日坐省中遣人善慰思明乃出其畢銓事拜住每以學校政化大源似緩實急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至廢弛

請令內外官議整治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竝善之敕賜平江腴田萬畝拜住辭曰陛下命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田人其謂何秋七月奏召張思明詣上都數其罪杖而逐之鐵木迭爾繼亦病卒拜住哭之慟初浙民吳機以累代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夔夔賂宣政使八刺吉思買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酬其直田已久爲他人之業鐵木迭爾父子及鐵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爲贓鉅萬眞人蔡道泰以奸殺人獄已成鐵木迭爾納其金令有司變其獄拜住舉奏二事命臺察

鞠之盡得其情以田歸主劉蔡八刺吉思等皆坐死餘論罪有差特赦鐵矢冬十二月進右丞相監修國史帝欲爵以三公懇辭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首薦張珪復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祿秩議事中書不次用才惟恐少後日以進賢退不肖爲重務患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奏詳定舊典以爲通制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則何以爲君凡利民之事卿當熟慮以聞朕必行之三年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爾所增江淮糧免之時鐵木迭爾過惡日彰拜住悉以奏聞帝悟奪其官仆其

碑奸黨鐵失等甚懼是時中書參議王結謂拜住曰除奸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拜住是其言而不能決鐵失方以御史大夫掌宿衛親兵而不之奪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晉王耶孫鐵木爾時鎮北邊鐵失潛遣人至王所告以逆謀約事成推王爲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變未至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等夜以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拜住遂弑帝於行幄晉王卽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百官齋宿前導與拜住畫像於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數萬無不嘆惜泣下拜住憂國忘家常直

內廷知無不言大官以酒進則憂形於色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繼而獲盜得金家僮來告色無喜愠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住入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厲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自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而奸臣畏之卒構禍難云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爲太常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文書適在後圃游玩出稍後母厲呵之拜住淡自刻責一日入內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旣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於酒拜住之賢母之教也後封東平王夫人泰定初中書奏丞相拜住盡忠效節殞於羣凶乞賜褒崇以光後世

追封東平王諡忠獻

元史卷二十八終